

# 毛泽东摒弃论资排辈,将华野交给粟裕

9

人物传记



张雄文 著  
北岳文艺出版社友情推荐

【内容简介】

他的一生,如锥子一样不可阻挡地前进;他的一生,又如沙漏一样不断放弃。他是个军人,却像儒生,更像个五四出来的知识分子。这是不是可以解释他蒙冤三十六年的悲剧?他头颅里有三块弹片,经常奴役他的身体,百年火化之后才姗姗而出。这是不是可以解释他屡立奇功却不享其名的命运?他叫粟裕。一个为战争而生的人。

【上期回顾】

1946年6月底,蒋介石撕毁《停战协定》,发起了全面内战。他急电六十七师火速渡长江北上,分解到整编六十五师和整编六十九师后,与整编四十九、八十三、二十五、二十一师等部共十二万人一起,“围剿”苏北的“悍匪”粟裕。

非常之人常有非常之事。和平年代,一个教授或许就是一个熬过年限,白发苍苍手捧聘书激动得发抖,暗叹“多年的媳妇终于熬成婆”的人;一个将军或许就是一个等到了年龄,军中同辈逐渐退出舞台,自己终于熬成了“鹤立鸡群”的人。然而,战争是你死我活的争斗,论资排辈其实就等于喝毒奶粉,变相自杀。

刘邦是个流氓草根皇帝,“好酒及色”,坏毛病不少,却有个最大的好处,颇懂用人之道。

韩信不过是项羽那边郁郁不得志,开小差溜号出来的无名小卒,与刘邦的亲密老战友,参加过创建“革命军队与根据地”的曹参、樊哙等“老一辈革命家”的“资历”比,几乎不值一提。

但刘邦采纳“月下追韩信”的萧何的建议,将这粒埋没的金子从沙堆里刨了出来,郑重其事筑坛拜将,封为统领全军的大将。虽然“一军皆惊”,刘邦却因此打败了不可一世的霸王项羽,挣了一份可以向父亲刘老汉夸耀的四百年好“家当”。

毛泽东眼光、气度远在刘邦之上。他从战争实际需要出发,将华东野战军的战役指挥交给粟裕负责,是一个非同一般的举措,也是对论资排辈的又一次无情摒弃。

毛泽东和粟裕两人都是命运的宠儿,青睐他们的历史老人,最后分别给了他们一个“知人善任”与“不负所望”的全优考核结论,成为“君臣相得”的又一典范。

华东野战军(三野)的司令员陈毅坦诚地说,在华东野战军的军事斗争中,他主要是依靠粟裕进行战争的指挥工作,而他自己可能更多的是起了一个政治委员的作用。陈毅的长子陈昊苏回忆说:“父亲自己说过很多次:‘我很多情况只发挥一个政委的

作用,军事指挥就是粟裕。’”他的小儿子陈小鲁也说:“父亲更多扮演政治家的角色,他建立根据地,有统战才能、外交才能,他能整合军队。军事方面,华东野战军最强的是粟裕,战斗都是他负责。”中央军委副主席张震、刘华清则说:“华东野战军、第三野战军的光辉战绩,在战役指挥上,粟裕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。”这是第三代全军最高统帅部给予粟裕的正式“优等”考核结论之一。

解放战争期间,毛泽东在四个大战略区设立的野战军,其实就是战略区方面军。其负责战役指挥的人分别是:第一野战军(西北野战军)彭德怀,野战军司令员;第二野战军(晋冀鲁豫野战军、中原野战军)刘伯承,野战军司令员;第三野战军(华东野战军)粟裕,野战军副司令员(后任代司令员);第四野战军(东北野战军)林彪,野战军司令员。

就是这四个呼风唤雨的“牛”人,各显神通,把蒋介石“固若金汤”的“铁桶”江山搞得七零八落,土崩瓦解,最后“无可奈何花落去”,蒋介石香甜的金陵春梦也戛然而止。

四人中,只有粟裕是负责战役指挥的唯一副职,在当时可谓绝无仅有。毛泽东麾下的“雄兵百万,战将千员”里,找不出第二个例子。

1948年1月前,大半年时间里,继山东之后成为全国主战场的中原,形成了国共拉锯战的僵局。你来我往,你枪我炮,相持不下。这里聚集了刘伯承、邓小平的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,陈赓、谢富治的晋冀鲁豫野战军第四纵队以及奉毛泽东“分兵”急令,从山东远道而来的陈毅、粟裕华东野战军的主力。

毛泽东在山海关以内的精兵强将几乎都赶集一般,会聚到了这里。“得中原者得天下。”蒋介石的宝座得之不易,当然也不是能让别人

轻易拿走的。他毫不示弱,将自己看家护院的重兵集团先后都调了过来。旷日持久的消耗战,对弱势一方的毛泽东来说,绝非好事。他太需要一个办法和一个将领打破这一平衡的僵局了。他终于想到了一个办法:让一支十万人的队伍南渡长江,到蒋介石的后方腹地地带“搅局”,逼迫他从中原调回二十个到三十个旅回防,以减轻中原战场的压力,打破相持不下的僵局。至于统兵的主帅,他也有了成熟的打算,就叫曾常年在长江南北出没的粟裕担任。尽管附和者不少,陈毅还为此豪情满怀,诗兴大发,热情洋溢地写了“五年胜利今可卜,稳渡长江遣粟郎”的诗篇,旗帜鲜明地表示支持,与当年在井冈山被毛泽东暗讽为“八面美人”的时候不可同日而语,粟裕却别出心裁,另有高招,并坚持三次“斗胆”直谏,最后使他的计划“下马”,无疾而终。

毛泽东不但没有恼怒,相反有李世民“天下英才入我彀中”的欣喜。

1948年5月,毛泽东在采纳粟裕“集中兵力在中原打歼灭战”的办法后,又干了一件快事(当然还是留了尾巴,没有坚持去掉粟裕的“代”字),将陈毅调往中原野战军,干脆叫粟裕做了华东野战军代司令员。

为保证粟裕的一把手地位,强化他的绝对权威,“独立处置,不要请示”。如同粟裕在孟良崮令举世震惊,吃掉蒋介石的御林军整编七十四师一样,毛泽东希望粟裕搞掉另一王牌主力邱清泉的第五军。毛泽东同时还叫粟裕做了华东野战军的代政委。这是粟裕负责华野战役指挥近两年后,毛泽东对他的又一次大胆提拔。尽管古人有“临阵换将乃兵家大忌”的提醒,但毛泽东有自己的辩证法,如果临阵换将利大于弊,又有何不可?他相信这个与众不同、敢犯“龙

颜”直谏的粟裕。粟裕由此成为名副其实的方面军统帅,全面掌管一支全国兵力第二的野战军。

从负责战役指挥的副司令员前进半步,上升到野战军代司令员,粟裕打仗的能力已没人怀疑了。但做一个野战军的政委,他有这个能耐吗?答案当然是肯定的。

其实,粟裕军事政治两手都过硬,只是因为过于强势的军事能力,掩盖了他同样杰出的政工才干,从而给了人们一个“不善政治”的虚假印象。他的老部下、毛泽东的军事高参郭化若就说,粟裕“从士兵到大将,从基层到统帅部,是一个台阶一个台阶上来的,做过军事工作,也做过政治工作,并兼过地方党的领导工作,有坚实的全面的实践基础”。

粟裕的政工之路,由来已久。如果说陈毅是“将军本色是诗人”,那么粟裕则是“将军本色是政工”。他当年一走进叶挺的教导队,就做了兵头将尾的班长,但“仕途”的真正起步,却是政工干部——连指导员。1927年10月底,朱德、陈毅在江西大庾整编南昌起义仅存的“硕果”,共有九个连队,粟裕从班长被直接“提干”,升为五连连指导员。

他曾凭“三寸不烂之舌”,把一个赌博上瘾的通信员引上了正道。因此,他受到极大的鼓舞,感到了政治工作的强大威力,后来回忆说:“对待自己的同志,舌头比拳头还灵啊!”

“革命干部一块砖,哪里需要哪里搬;革命干部一片瓦,哪里需要哪里码。”此后,时而连长,时而党代表,粟裕被当做一个能文能武的基层干部,在井冈山最早的这支部队里,受到了相当的器重。尽管这种不稳定的平级职务影响了他的升迁,没有像几乎在同一起跑线的纯粹军事干部林彪那样火箭式飙升。

# 我们发现了日本的“深山”轰炸机

7

悬疑小说



南派三叔 著  
时代文艺出版社友情推荐

【内容简介】

上世纪60年代,身为新中国第一批地质勘探队员,主人公和同事们一起被秘密选调到某地质工程大队。他们来到连最老到的地质工程师都不能确认的中蒙边境原始丛林。观看了一段专供中央高层观看的被称为《零号片》的绝密电影。胶片的画面让他们窒息——地下1200米处的岩壳里,竟然镶嵌着一架日式重型轰炸机!这是阴谋还是超自然力?带着疑惑和不解,凭着巨大的勇气,他们开始了惊悚诡异的探险旅程。

【上期回顾】

我们循着电缆线来到一个休息室,就在寻找救援对象时,电话突然响了,里面发出一阵电码声,翻译出来是“极度危险营救我们停止勘探”的意思。

我看到这几个字,心里就猛跳了一下。进落水洞?

早前看到那张小心裴青的纸条时,我根本没有在意,但现在又一次收到这张纸条,我却无法再把它当回事。此时王四川他们都在我边上,我摸纸条的过程他们都看得很清楚,见我看了纸条面色阴晴不定,都凑过来看。我知道自己一个人无法处理这个问题了,就把纸条递给王四川他们。

王四川一看就吸了口气,说:这是给我们的暗示啊,为什么要通过这种方式?难道我们队伍里有敌特?

几个人一听,都觉得有道理。王四川兴奋起来了,说:同志们,我们立功的机会来了。这是那些同志们对我们的信任,来吧,事不宜迟,我们马上下洞。

但是落水洞极深,不知道里面会有什么,于是决定先派个人下去。最后决定还是我下去,因为王四川个子太大了,几个兵在上面拉绳索恐怕拉不住他。

理出绳子,我就爬过铁栅栏,踩着那些电缆,往落水洞滑去。下着下着,大概下去了八米。绳子停了几下之后,又往下放了几米,我终于能看清楚那台机器了。刚才检查的时候工程兵应该也来过,因为有很多石灰质剥落的痕迹。

这肯定是台发电机,被架在一个铁架子上,铁架子横在洞里,好比一道屏障,把落水洞封住。透过铁条和铁条的缝隙,我可以看到下面漆黑一片。

在这机器的后面,我看到脚下的铁条和铁条之间,有一根铁条断了,露出一个可以容纳一人通过的缺口。蹲近铁架子,我闻到一股浓烈的臭味,好像是什么化学品的味道。我捂住鼻子,凑近下去看,只见铁架子上面,缠绕有一层铁丝网,现在铁丝网上被撕开了一个口子,显然有东西从

这里过去了。

铁架子下的铁丝网只能用茂密来形容,黑暗中,我转了一下头,这个时候,就看到在铁丝网的深处,有一大团头发。当时我感到大大不妙,随即就看到那头发的下面,有一个蜷缩的黑色影子,我心里已经意识到那是什么了。我把钢丝钳伸过去,钳住一撮头发然后一拉,果然,一张惨白的已经泡肿的人脸,被我拉了起来,这里有一具已经开始腐烂的尸体。

我马上朝上面大叫了一声,上面也马上回应了我。接下来我们花了大概三小时,几个人轮番下去,才把那尸体身上的铁丝网全部剪断吊了上来,弄上来之后,几乎每个人都是一身尸臭。看年纪大概有四十岁,皮肤很黑,应该是这一行的老前辈了,当我们帮他洗脸洗干净,王四川看着那人,面色忽然变了。我问他怎么回事,他结巴道:“天哪,我认识他,他怎么会在这里?”

我问是谁,王四川说出了一个名字,接着我们几个人的面色都变了。恕我在这不能透露这个人的名字,这个人地质勘探界有名的一个专家,他甚至应该说是地质学家。在我们的历史里,后来这个人被认为叛逃去了苏联,但是我们却知道,他真正是牺牲在了这里。由此人的身份,我们马上就意识到,早于我们的那一支探险队的规格之高,已经超过了我们的想象。如果要再高一点,恐怕只剩下李四光、黄汲清那帮人了。想到这里几个人的面色都变了。

粗看这个人,似乎没有外伤,检查之后就发现,尸体的肢体末端、手指脚趾头,都有点发青。最让人奇怪的是,那张大的嘴巴里,我们看到尸体的牙龈竟然是黑色的,整个人呈现抽搐状,僵硬得很厉害。

“这好像是中毒死的。”我当时按照自己的民间常识判断。几个人

都点头,感觉是这样,王四川说:难道下面有毒气?是不是日本人在下面囤积的化学武器泄露了?不过想想又觉得不太可能,为什么日本人要把化学武器运到这么深的丛林里来,这样隐藏化学武器,成本太高了。

这时候还有另外一个问题,就是王四川提出来,这个人怎么会死在电机下面。肯定不是被水冲到那里的,因为有铁架子挡着,冲过来的话应该会落在铁架子上方。我们想了想,认为只有一个可能性,就是这个人中毒了之后,在弥留之际按照原路返回,但是中毒太深神志模糊,在铁丝网处毒性发作,被铁丝网缠绕了无法脱身,最后死亡。看样子,那帮人,真是从落水洞下去的,又在下面遇到了变故。那难道给我塞纸条的人知道这件事情?

我们把尸体用睡袋遮掩好,王四川说,咱们肯定得下去了,这事看来非同小可。

我们陆续穿过铁架子,我探路只探到这里,下面就由副班长继续往下,到了我说的阶梯状洞壁之后,就好走了很多。我们往下走了很远,两边的洞壁都被冲得相当光滑,一不小心就会滑倒。我们小心翼翼,很快就来到了一个矮小的溶洞发育层里。这里没有发育成熟的暗河缝隙,只能说是暗溪,水深只到我们的脚裸,高度让我们只能弯腰走。而且让我吃惊的是,听着四周咆哮的水声,这条暗河的规模和水流的程度,远远大于我进来的那一条——这是一条真正的暗河!

我惊慌失措地挣扎了一下,大叫了一声,被咆哮的水声瞬间吞没了,我被卷着,一下子就冲出去不知道多远,直冲入漆黑一片的深处。直到另一边,第二个被冲下的副班长打起了手电,我才从这种梦魇中脱离出来。

两个人划着水,寻找剩下的人,王四川不知去向,另外三个小战士在我们身后,不知道是不是也摔了下来。副班长用手电去照四周,我发现果然如想象的那样,这条暗河超乎寻常的宽,竟然看不到边,只能看到一片波涛汹涌的汪洋。

“这里是什么地方?”副班长惊骇莫名,声嘶力竭地问我。我根本无法理睬,只能用力拽着他,两个人努力维持着平衡,才能勉强浮在水面上。也不知道到底漂流了多长时间,两个人油尽灯枯的时候,突然后背就撞上了什么东西,两个人都在激流中被拦停了下來,我已经冻得没知觉了,这一下应该撞得非常厉害,我感觉到一股窒息,但一点也不疼。两个人艰难地一摸,才知道这激流的水下拦着一道铁网,压在水下面,我们看不到。铁网似乎是拦截水流中杂物用的,我摸到网上贴着不少树枝之类的东西。

上天保佑,我眼泪都下来了,猛趴过去,趴到那铁网上,副班长忙用手电照水下的情况。铁网已经残缺不全,我们能撞上真是造化。我和他对视了一眼,也不知道是什么表情,笑也不是,哭也不是,我心里还奇怪,这里怎么会拦着一道铁网,难道日本人也到过这里?正想着,我和副班长都感觉到有什么地方不对,好像手电的光线在前面有反射,正想着副班长抬起了手电,往铁网后面一照。

一照之下,我和他顿时张大了嘴巴,一幅让我极端意想不到的场景,竟然出现在了我们的面前。

只见一架巨大的日本“深山”轰炸机,就淹没在铁网后的河道里,机身大半都在水下,留下一个巨大的黑色影子,机首和一个机翼探在水面之上。最让人惊讶的是,这架巨型轰炸机,显然已经完全坠毁了,在我面前的,是一架完整的残骸。